



契诃夫小说新探

QIHEFU XIAOSHUO XINTAN

刘建中 □ 著



契诃夫小说新探

刘建中□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契诃夫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本书对契诃夫的创作从思想到艺术作了详尽精到的剖析，着重就契诃夫小说的审美价值、社会意义和启迪作用，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系统研究、比较分析、耗散思维、喜剧美等新的方法，予以不同前人的纵横方面的新探索，不仅指出了契诃夫之所以让读者喜爱的永久魅力所在，而且论析了契诃夫与莫泊桑、马克·吐温、鲁迅诸大师的异同，以及契诃夫小说研究在中国的沿革与成就。

(陕)新登字001号

契诃夫小说新探

编著者 刘建中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刷 东莞市东仁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国际 32 开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224-01965-0

定价 28.00元

序

薛迪之

契诃夫生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一年（1860年）而殁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一年（1904年）。他在世的44年，恰恰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资本主义因素的急剧增长使人们再也不能满足于旧有的制度，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前途未卜，焦虑不安，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契诃夫用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反映了这种情绪。“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套中人》）“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啦！”（《文学教师》）“新生活万岁！”（《樱桃园》）契诃夫在黑暗中呼唤，而且，他凭艺术家的敏锐的感觉，已经觉察出了新生活的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清爽与湿润。与此同时，高尔基在他的《海燕》中也发出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契诃夫讲出了社会生活的较为本质的东西，喊出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渴望。

高尔基说，“契诃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是对作家人格的最朴素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占据着最大篇幅的，是对于小人物寄予人道主义同情的篇章。这种同情完全出自对人民的爱。他写道：“糟糕的倒不是我们仇恨敌人，因为我们的敌人并不多，糟糕的是我们爱同胞爱得不够，而同胞

却是很多的，太多了。”正是这种爱人民的伟大感情，支撑着他忍受丑恶现实的重压，在令人窒息的“第六病室”里顽强地创作。契诃夫像托尔斯泰一样真诚，当他考察了库页岛，目睹了人们的艰辛生活之后，对自己在莫斯科过着的“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深深感到惭愧，决心“来一个脱胎换骨”。伟大的人格产生伟大的艺术。我们在契诃夫小说中感受到的艺术的力量正来自他的人格的力量。

“简洁是才能的姊妹”。这句名言是契诃夫对自己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美学理想。他像诗人炼字一样，呕心沥血地将那些最典型的细节和最精确的语言挑选出来，奉献给读者，从不愿意用一些芜杂的东西，去剥夺读者的美的享受。

契诃夫又是一位幽默大师。幽默在表面上是一种文笔，其实乃是作家豁达大度的人生观、敏捷的思维力以及迸溢的才华三者的交融的体现。

《契诃夫小说新探》一书的著者，在大学时代就迷上了契诃夫，他的毕业论文就论的是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风格。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仍然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契诃夫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在全国各大学学报、杂志发表了一批卓具识见的论文和评述文章，而且写成了这本不可多得的专著。他之所以如此热爱契诃夫并着力于长期的研究，既出于对这位作家的人格与文格的倾慕和推崇，更出于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关注和追求，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将契诃夫的人格与文格加以弘扬，以便为我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借鉴。我也怀着如此的希望。

（作者系西北大学世界文学教授、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自序

真正称得上世界级的小小说作家是不朽的，他所赋予作品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及表现这些思想的精湛独到的艺术形式，会让人常读常新。

契诃夫（1860—1904）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他虽然逝世了一个世纪，他生活过的时代与社会早已发生了变化，可他在作品中所抒发的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召唤之力却没有过时，他那“新生活万岁”的作品主旋律还时时鼓舞着、激励着他的读者。

契诃夫一生写过上千个短篇小说、四个剧本和一些札记。无论读他脍炙人口的《套中人》《变色龙》《宝贝儿》，还是读他令人深思的《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新娘》，人们都能体会到这样一种思想：生活，应该是美好的，包括思想、灵魂、语言、服饰等。一切陈旧的生活“套子”应该打破，一切新的生活方式应该开始，一切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庸俗消极的东西应该坚决摒弃，一切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生事物应该得到热情支持。因此，契诃夫有力地批判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如别里科夫，讽刺顽固不化的人如普里希别耶夫，嘲笑没有灵魂而随波逐流的人如宝贝儿，他通过自己批判性的作品唤起人们对新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启迪人们从平凡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美的、给人光明和勇气的东西。

读契诃夫，我们发现他赋予作品的这种思想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的，归根结蒂，不也是希望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吗？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辞别的是沿袭了几千年的旧生活，迎接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生活。辞别旧生活的时候，人们难免会痛苦、惋惜；迎接新生活的时候，人们有禁不住的喜悦、兴奋，甚至还有一下子适应不了的感觉。新生活代替旧生活，美好代替丑恶，光明代替阴暗，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谁能把握这一趋势，跟上时代的步伐，谁就能得到更多的喜悦与兴奋。我们读契诃夫及其作品的时候，不难再一次获得这样的教益。

读契诃夫及其作品，契诃夫那种“不是生活中缺少美，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的写作态度也给我们一种启迪。如何发现生活中美的、主流的东西？如何用艺术形式表现生活中美的主流的东西？可以说，契诃夫为我们提供了永远学习的榜样。

总之，我们在纪念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再读契诃夫，不禁产生这样的一种责任，即用自己的热情、才华去欢呼“新生活万岁”的责任。

二

人所共知，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改革时代，旧的不合理的腐朽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人们心中日益失去了存在的地位和价值，新的美好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事物刚刚在诞生，在安排。人们期望崭新的生活早日到来，然而新生活的到来并非一个早上或一个中午的事。旧的不合理的腐朽了的东西终归要离去，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肯轻易撤走的。相反，它们总要做回光返照式的垂死挣扎，甚至表现出比往日加倍的疯狂，诸如官僚作风、贪污受贿、懒惰成性、自私自利、投机倒把、欺骗盗窃等等腐败现象就是这样。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文学家应该怎样来认识、怎样来表现生活，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由此，我想到了契诃夫。

生活在沙皇专制制度行将灭亡，农奴制残余空前嚣张，而大革命风暴将到未到时代的契诃夫，又是怎样用自己犀利的笔触做

武器进行着同庸俗势力的有力斗争，并以自己的努力尽着一个新世界助产婆的责任的呢？

——契诃夫早年家境窘迫，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教家馆；上学时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但他从来没想到用“风流故事去取悦读者”以换取更多的稿酬。相反，他说：“作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替人消愁解闷的人”，而应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着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在生活节奏加快，时间越来越紧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反感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了。有识之士一再呼吁文学创作应该短些再短些，然而写长之风有增无减。在有的人看来，唯有长才能显出自己的本事和才华。契诃夫不是这样。他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得越简洁就越有力”。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都两三千字，他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就连中篇也写得很少。没有人因此说他缺少本事和才华，相反，就连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家都佩服他，说他的艺术独树一帜，“登峰造极”。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许多西方文学流派也纷至沓来，诸如象征啦、荒诞啦、印象派啦等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有的人经不起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的诱惑，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特色去瞎扑腾，结果西方的没有学到，自己的也失去了。契诃夫不愧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在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盛行开来的时候，他既不丢掉优良的传统又不拒绝吸收其他文学流派的有机营养，以至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现实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著名小说《草原》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前，有人自惭形秽，将中国人未能获得这个奖归咎于种种客观的因素。契诃夫却为我们树立了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榜样。契诃夫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莫泊桑

已经蜚声文坛，成为震惊世界的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也清楚：“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下了那么高的要求之后，写作就不容易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不前。相反，他主张“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让它们按上帝给的嗓子叫好了”。契诃夫从没有为什么奖而倾倒过，自惭过，而是执著地用自己的“嗓子”叫出自己的声音。

——契诃夫是我国读者普遍喜爱的作家之一。从他和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我国之日起，我国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就没有停止过对契诃夫的学习。鲁迅就说过，中国的读者之所以喜爱契诃夫，是因为“契诃夫离我们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每当人们想到契诃夫的时候，依然有近的感觉。因为契诃夫不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认识生活，而且告诉了人们应怎样对待生活，不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写而且告诉人们应该写什么和不应该写什么。

也正因为如此，我想到了契诃夫，想到了契诃夫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的人，想到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用新时代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新的分析、研究和评价，以期更多的人想到契诃夫、学习契诃夫和借鉴契诃夫。

三

契诃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契诃夫的魅力还在，契诃夫小说对人生的关注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理性光芒仍然照耀着世人前行的路。“人活着，就应该像人”的信念，“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的追求，“为人生而写作”的艺术审美趣味以及为小说、戏剧创作所立下的标杆，都依然鲜活在人们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的中心。“读不尽的契诃夫”，这是中国又一代读者发出的感慨。

是的，契诃夫是读不尽的。他的小说、戏剧、札记以及字里行间的思想情绪、艺术灵魂、创作经验，等等。契诃夫作为百年经典，持续出现在我国各类学校的各种教材和文学选本，而且经

久不衰，契诃夫文集不断出版以及它的中译本一版再版，学习研究契诃夫的文章一批又一批地出现在我国各类报纸杂志，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契诃夫作品的魅力不减。

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入，我国许多学习研究契诃夫的重要成果被译介到俄罗斯。拙著亦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受到中俄契诃夫研究学者的重视和称誉。为了适应新一代读者学习的需要，也为了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本人对原版《契诃夫小说新探》作了修订，增加了近20年研究的新成果，选录了专家学者的评介文章和新版契诃夫研究书目，目的依旧：学习契诃夫的创作，弘扬契诃夫的精神，借鉴契诃夫的经验，培育我们的文学新人。

2009年3月于广东东莞艺兰斋

目 录

序·····	1
自序·····	3
独树一帜 自成格局	
——论幽默小说家契诃夫·····	1
人活着，就应该像人	
——论契诃夫小说的主旋律·····	17
客观冷静 含蓄不露	
——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34
寓哭于笑 悲喜结合	
——二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43
短小精悍 简洁凝练	
——三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53
带泪的笑	
——四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61
独特的“这一个”	
——五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74
不只是简洁	
——六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83
从学医到从文	
——鲁迅与契诃夫比较谈·····	114
在二位大师之间	
——莫泊桑与契诃夫比较谈·····	124

同在幽默的天地里	
——马克·吐温与契诃夫比较谈·····	139
开发不尽的宝藏	
——契诃夫研究在中国·····	149
契诃夫研究成为一门学科	
——契诃夫小说读书札记·····	160
附录	
马家骏、朱逸森教授致本书著者的信·····	169
玉碗盛来琥珀光	
——谈20世纪90年代初陕版外国文学论著(节选)	
·····	马家骏 173
永久魅力的新探索	
——《契诃夫小说新探》评介·····	刘光胜 175
读不尽的契诃夫	
——读《契诃夫小说新探》·····	杨建民 181
契诃夫生平及创作年表·····	184
契诃夫小说中译本选目·····	187
后记·····	188

独
树
一
帜
——
论幽默小说家契诃夫
自
成
格
局

契诃夫以幽默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并将幽默情趣贯穿于自己的整个创作，以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风格。

将幽默小说家这顶桂冠戴在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头上，无疑是十分恰当的。这不仅因为契诃夫具有俄罗斯民族幽默的天性，而且因为契诃夫善于将这些天性运用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不仅因为契诃夫以幽默逗趣故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而且因为契诃夫善于将幽默情调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并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幽默风格。

契诃夫的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也不过是开杂货铺的小商

人。伴随契诃夫降生（1860年1月17日）的，不是优裕的或是小康的家境，而是破产、困顿、不安的生活负担。曾经酷爱音乐、绘画，会拉小提琴、不乏幽默细胞的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在一家七口人要吃要穿要用的沉重负担的压迫下，日渐变得性情粗暴、专横而不近人情。契诃夫长到十多岁时，父亲便驱使他同两个哥哥起早摸黑地站柜台，到外边招揽生意，到教堂去参加唱诗班，跟着成人进行疲劳不堪的排练。契诃夫的童年是在不幸和窘迫中度过的，有如他自己后来感慨时所说的：“我几乎没有童年。”童年的契诃夫是这样，少年、青年时代的契诃夫也绝非顺利的契诃夫。1876年，他16岁的时候，全家因破产迁居莫斯科，家人相继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塔干罗格。契诃夫因为正上中学的关系，不得不留了下来。为了维持学业和生计，他不得不外出教家馆。为了每月挣三个卢布，他要步行许多路去城郊。秋天道路泥泞难走，他连一双套鞋都买不起。即就是上了莫斯科大学学习医学的时候，他也常常为用钱发愁。

生活是困顿的，经济极为拮据。苦难虽然是契诃夫的伴儿，但没有消磨了契诃夫幽默快乐的天性。相反，契诃夫的幽默才能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得到了发展。有这样的事：

当弟兄们为店铺的账目出了差错受父亲严厉惩罚而哭泣的时候，他一口气举出十二种自杀的办法使他们破涕为笑；

当父母为生计而愁眉苦脸、抑郁不堪时，他会随时随地来一个即兴表演让父母笑颜逐开，他或朗诵、或摹仿、或表演，总是能够惟妙惟肖，以假乱真；

为了驱逐亲戚邻里的烦恼，他扮演各种“角色”，诸如拔牙医生啦、乞丐啦、修士啦，让亲戚邻里一时真假莫辨；

即使给别人介绍自己苦难的身世，他也采用轻松幽默的口吻：

他原是农奴的儿子，做过店员和唱诗班的歌手，进过中学和大学，从小受到必须尊敬长者，要亲吻神甫的手，要崇拜别人的思想，要为每一小块面包道谢的教育；他经常挨打；出去教家馆时他没有雨鞋穿；他经常打架、虐待动物；他喜欢在富有的亲戚家里吃饭；他只为觉得渺小就毫无必要地在上帝和人们面前假装正经^①。

用幽默来对付沉重的生活压力，来排遣由种种困难造成的烦恼，来认识自己周围的生活，这一切都成为契诃夫性格的重要方面，成为他后来幽默创作的基础。当他对文学发生浓烈兴趣并且涉足于文学创作的时候，这种幽默的天性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他带进了创作的领域。

二

契诃夫幽默性格的形成和用幽默方式写作的原因，除了上述个人经历的原因外，还有传统的影响和社会的原因。

虽然契诃夫的父亲家道中落，但早年毕竟曾是多才多艺而且有过许多浪漫幻想的人；契诃夫的母亲虽不像莫泊桑的母亲那样广交文学名家，却也有着较好的文学修养。她婚前写过小说，婚后还一直保持着朗诵小说的习惯。可以说契诃夫的父母是有着幽默细胞并且将幽默细胞传给了契诃夫的。就契诃夫所属的俄罗斯民族而言，其本身就有着幽默的传统。这一点，我们无论从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的作品，还是从俄罗斯文学巨匠果戈理、谢德林等人的作品里都能得到证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契诃夫自从他接触文学时起，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俄罗斯民族的

^① 《契诃夫书信集》第3卷，第133页。

文学传统的熏陶，接受着俄罗斯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的影响。传统的、民族的心理定式诱发和诱导了契诃夫的幽默，这是任何一位研究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契诃夫本人说他自己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879年12月24日，因为这一天他向报刊投了第一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并且发表了。研究家们认为他的创作活动比发表处女作的时间要早一年。究竟起于1879年还是1878年，对读者来说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读者必须知道他是以幽默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的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契诃夫不是将严肃的面孔移至作品字面的作家。即使就是那样的作家，当时的社会时尚也不允许他那么写，当时的文坛更不会欢迎他登上大雅之堂。社会时尚和文坛风气决定了他必须以幽默写作来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契诃夫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俄国政治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刚刚开始安排”^①。黎明前的黑夜比漫长的黑夜更黑暗、更阴森。这时期，民意党人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革命的浪潮被反动势力击退，沙皇当局越发残酷地迫害进步人士，扼杀进步思想，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文坛上，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真正有价值有思想的刊物如《祖国纪事》被查封，倒是一些刊登风流奇遇、逗趣打诨、无伤“大雅”文章的幽默刊物如《闹钟》《蜻蜓》《娱乐》《花絮》风靡一时，使得一些进步作家不得不将严肃的思想融化于幽默作品中传达出来。在这样的社会时尚和文坛氛围中，契诃夫一方面为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为文学的魔力所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幽默故事的写作行列了。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4页。

三

综观契诃夫的创作，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为幽默而幽默的阶段、为自由而幽默的阶段和为人生而幽默的阶段。

从契诃夫在《蜻蜓》上发表第一篇幽默逗趣故事开始，到1886年3月契诃夫接受老作家π·R·格里戈罗维奇的批评从事严肃创作为止的六七年，契诃夫虽也写下了《变色龙》《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那样一些引人发笑而深思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坏孩子》《在剃头店里》《步兵大尉的礼服》那样一些逗人笑过即忘的作品。1886年3月，老作家π·R·格里戈罗维奇在读了一年多契诃夫的以“契洪特”“一个没有脾脏的人”“我的哥哥的弟弟”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后，写信给契诃夫，要契诃夫珍惜自己的艺术才华，爱惜自己的生活印象，“用来写作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琢磨的而不是一挥而就的作品”^①。契诃夫深为震动，当他自己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的创作时，也不能不为自己的一些粗制滥造、价值不高的作品脸红，以至承认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是漫不经心的“轻浮”之作，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实际情况虽不像契诃夫自己说的那么严重，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说明：为幽默而幽默的创作占去了契诃夫相当多的热情和精力，成为契诃夫初期创作的主流的东西。有人作过统计，说契诃夫这个时期在各种滑稽小报上发表短小幽默的笑料、趣闻和轶事不下千篇，而真正收入契诃夫自编的全集中的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

从1886年契诃夫下决心进行严肃创作起，到1890年契诃夫库页岛之行前为契诃夫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即为自由而幽默的时期。这个时期，为“责任感和良心约束”^②而写作的契诃夫取代

^{①②} [苏]安屠列夫著：《安·巴·契诃夫的生平和创作年谱》，第129页。